



寓澳名賢汪兆鏞詩詞探論

鄧駿捷* 陳業東**

民國時期，汪兆鏞先後十二次來澳門，斷續居住了十三年多，在澳門創作了大量的詩詞作品，其中多與澳門歷史文化、民風民俗有關。本文在全面討論汪兆鏞詩詞的分期、思想內涵和藝術特色的基礎之上，着重闡發居澳作品於其創作生涯中的意義和價值。

在澳門文學史上，有一類“兩棲作家”。由於各種原因，他們或長期往來於大陸、澳門之間，或奔波於香港、澳門兩地，汪兆鏞就是民國時期“兩棲作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位。自辛亥革命後，他先後十二次來澳門，斷續居住了十三年多，在澳門創作了大量的詩詞作品，其中多與澳門歷史文化、民風民俗有關，洵為澳門近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學界對於汪兆鏞居澳時期的詩詞作品已有過一些頗具價值的探討，然而想要深入瞭解一個作家的心靈世界和藝術成就，是很難僅針對他的某些作品而言的。因此，本文嘗試在全面討論汪兆鏞詩詞的分期、思想內涵和藝術特色的基礎之上，着重闡發居澳作品於其詩詞創作生涯中的意義和價值。

汪兆鏞的生平與著述

汪兆鏞（1861-1939），字伯序，一字憬吾，自號慵叟，晚號今吾、清溪漁隱，因榜所居曰“微尚齋”，故又稱微尚老人，為唐代越國公汪華之後。汪氏家族於唐時居江淮婺源，元末遷浙江山陰（今紹興市）。汪兆鏞一輩落籍番禺，遂為粵人。其父汪琬（1824-1897）字玉叔，一字竺生，號省齋，於道光末遊幕入粵，著有《省齋詩存》。琬生四子，兆鏞居長。

汪兆鏞幼穎異，過目成誦，五歲入塾，十歲能詩，十二歲開筆作時文，十八歲侍叔父汪琬讀書於隨山館，致力於經史、古文詞，後舉學海堂專課生，成為近代嶺南大儒陳澧高足；光緒六年（1880）補縣學生，十一年（1885）以優行貢成均朝考用知縣，十五年（1889）舉於鄉；後三應禮部試不售，遂南歸，以世習名刑學，輾轉遊幕於廣東翁源、赤溪、遂溪、順德各縣。光緒二十二年（1896），伍廷芳出使美國，招為參贊，汪兆鏞以“父老道遠”婉辭；後棄幕業，赴樂昌縣管理鹽務；三十一年（1905）岑春煊督粵，延之入幕，司章奏之務。次年，岑調任雲貴總督，行前奏保，汪兆鏞獲“賞四品頂戴”之銜，以知縣分發湖南，但未赴任，復返樂昌；又五年，政局不穩，治安不靖，遂離樂昌返廣州。

辛亥革命後，地方多故，汪兆鏞赴香港短暫停留，並於該年十一月首次踏足澳門。直至1939年去世為止，他往來於內地與港澳，曾十二次來澳，斷斷續續在澳門居住了十三年多，尤與澳門結下不解之緣，終以79歲高齡病逝於澳門；後歸葬廣州三寶墟蜆岡，1958年遷葬銀河公墓。1996年，汪氏後人遷汪琬、汪兆鏞等二十多位先人於從化市華夏永久墓園。民國之後，汪兆鏞不問政事，以吟哦著述自適，與文人學者交往酬唱，活躍於書畫藝壇。胡漢民督粵時邀任總辦

*鄧駿捷，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陳業東，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副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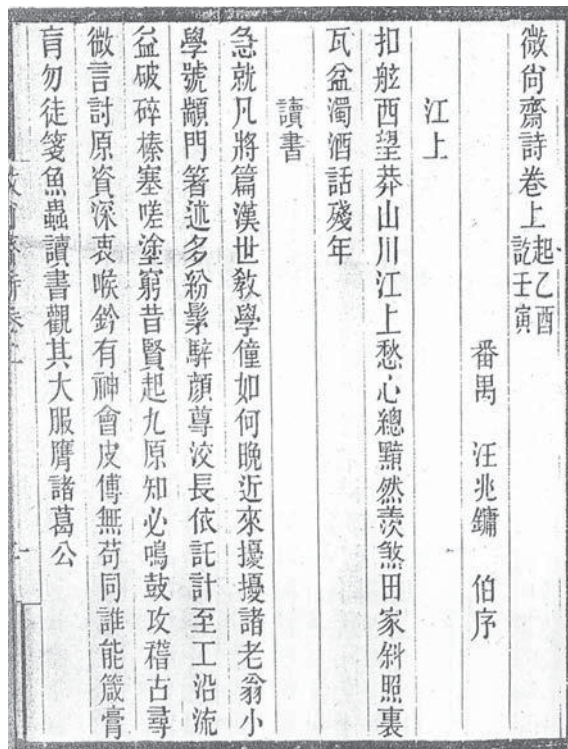


汪兆鏞（前排中）晚年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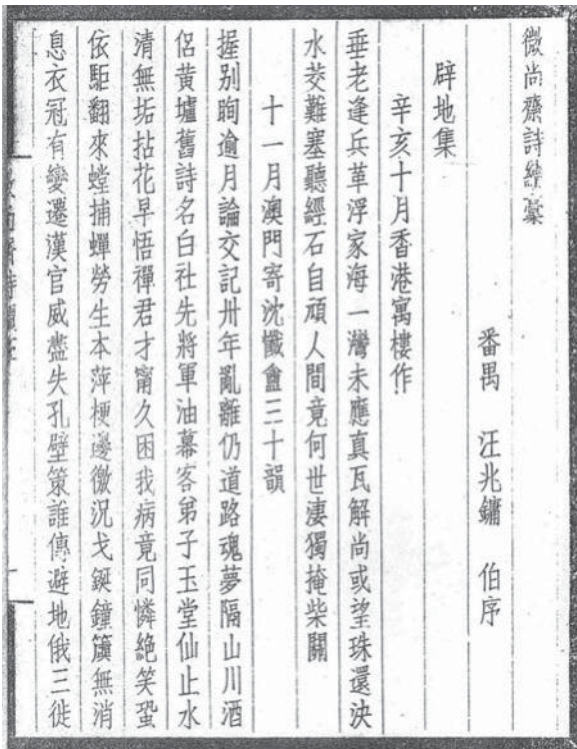
秘書長，辭之；少弟汪兆銘（精衛）回廣州，邀其出任，亦表明誓不任事。稍後龍濟光、岑春煊、黃慕松主粵，亦邀其任事，皆堅辭。其間，曾兩次至羅浮山，註籍酥醪觀，自號覺道人。

汪兆鏞博通經史、諸子，“於學無所不窺，方聞博識，乙部尤為淹貫。為文兼工駢散，而長於考據，訂訛補墜，多發前人所未及”⁽¹⁾。兼及金石研究、譜牒編修、詩詞創作；又因熱愛桑梓，着力於嶺南文獻、文史、畫藝方面的考訂著述，碩果纍纍。著有《孔門弟子學行考》四卷，《補三國·食貨志》、《刑法志》各一卷，《晉會要》六十卷，《元廣東遺民錄》二卷，《嶺南畫徵略》十二卷，《碑傳集三編》五十卷，以及《廣州城殘磚錄》、《廣州新出土隋碑三種考》、

《續舉貢表》、《山陰汪氏譜》等；又有《微尚齋詩》二卷、《微尚齋詩續稿》三卷、《澳門雜詩》一卷、《己巳紀遊草》一卷，《雨屋深鐙詞》一卷、《雨屋深鐙詞續稿》一卷、《雨屋深鐙詞三編》一卷、《微尚齋雜文》六卷、《櫻窗雜記》四卷；曾經參與纂修《番禺縣續志》，編刻《東塾遺詩》、《憶江南館詞》、《公孫龍子註》、《老子道德經撮要》、《五百四峯堂續集》、《誦芬錄》等。這些著述充分顯示了汪兆鏞學術名家的地位及其對嶺南學術文化的貢獻，其中的詩詞作品獨具文學和文獻價值，特別是在澳門創作和整理刊行的詩詞，更是澳門文學寶庫中的珍品，深具研究價值。



微尚齋詩



微尚齋詩續稿

汪兆鏞詩詞創作分期

汪兆鏞已刊佈的詩詞集，計有：1)《微尚齋詩》，是汪兆鏞於辛亥年十月在澳門小三巴街寓齋輯錄刊刻的。上卷收入乙酉（1885）至壬寅（1902）的作品，共三十九題七十首；下卷收入癸卯（1903）至辛亥（1911）的作品，共三十八題五十一首。2)《微尚齋詩續稿》，是汪兆鏞逝世後，由後人及朋輩整理的遺稿，於庚辰（1940）刊行。其中《辟地集》一卷為居澳時作品，收入古今體詩五十二篇七十二首；《紀遊集》一卷為出遊各地的吟詠，收入古今體詩二十七篇八十二首；《蟄居集》一卷為居廣州時所作，收入古今體詩九十五篇一百七十一首。3)《澳門雜詩》，於戊午（1918）刊行，收入〈雜詠二十六首〉、〈澳門寓公詠八首〉、〈竹枝詞四十首〉，共七十四首。4)《己巳紀遊草》，於庚午（1930）刻印，所收之詩全見於《微尚齋詩續稿·紀遊集》。5)

《雨屋深鐙詞》，於辛亥冬刊行，收入乙酉至辛亥的詞作，共三十題四十二首。6)《雨屋深鐙詞續稿》，於戊辰（1928）刊行，收入壬子（1912）至丁卯（1927）所作，共二十一題二十五首。7)《雨屋深鐙詞三編》，是汪兆鏞逝世後，由後人及朋輩輯集其晚年詞作，於庚辰二月刊行，收入戊辰至己卯（1939）所作，共十九題二十首。綜上，汪詩共五百一十九首，汪詞八十一闕，應該說包括了汪兆鏞絕大部分的詩詞作品。

汪兆鏞從不刻意作詩人，他寫詩的宗旨在《微尚齋詩·序》中說得很清楚：“曩從叔父穀齋先生讀書，每教授詩法，顧余才薄，為之不能工也。然少長，江湖鬱伊多感，悲愉離合，亦時時於詩寄之，而殘墨零賸，輒隨手棄去。今冬倉皇避地，僑居无慘，迺將行篋叢稟排比錄存之，重自檢視，疵類百出，第生平跡跡見於斯。浮海餘生，繼自今詩境儻或有進於是者乎，姑留之以為異日之驗，非敢妄覬以詩傳也。”⁽²⁾由此可見，汪兆

鏞是把生活所見、所聞、所感，悉寄之於詩。換言之，詩歌就是他生活及心路歷程的記錄，是他為學、事業以至交遊的寫照。因此，在瞭解了汪兆鏞走過的人生道路，考察其詩詞的抒情意蘊、題材風格的變化後，就不難對他的詩詞作出簡要的分期。

汪兆鏞的詩詞創作大抵以辛亥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前期約由乙酉至辛亥（1885-1911）。

這一時期的作品，分別收入《微尚齋詩》、《雨屋深鐙詞》、《微尚齋詩續稿》的《蟄居集》和《紀遊集》。汪兆鏞少年專心求學，青年時代則埋首科舉考試。由於家庭經濟的緣故，身為長子的汪兆鏞較早挑起生活的重擔，走上父執輩一樣的幕佐道路：從二十八歲到三十五歲，一邊做幕客，一邊應考科舉；自光緒十四年（1888）始，汪兆鏞已先後在翁源、赤溪、四會、遂溪、順德、樂昌等地為幕客。

在為幕客的二十餘年間，汪兆鏞所到之處，都會致力推動當地文化教育的發展。因此，遊覽各地風光名勝、記錄不同地區的民風民俗，成為了汪兆鏞前期詩詞的一大內容。光緒十六年（1890）底，汪兆鏞接受了赤谿直隸廳事金淮生的

邀請，從翁源轉到赤谿佐治。在赤谿為幕不到一年裡，遍遊孝女墓、廢鹽場、劉師勇祠等歷史文化古蹟，並以詩記之，藉此喚起鄉民對鄉邦文化的重視。如〈赤谿二首〉云：

海微南天遠，空濛瘴霧昏。

河流溯姓峒，山勢接厓門。

久慣甘松市（估舶往來澳門），猶虛細柳屯。

登臨思屈五，扼險忍重論。（屈翁山《廣東新語》謂：“銅鼓角形勢險要，足資禦寇。”）

近冶可遊處，清谿最一方。（宋趙必愛清谿山水之勝，見《新寧縣志》。）

圖經都寂寂，山海自蒼蒼。

遺壘摹貞碣，平蕪訪廢場。（西岡村有明孝女趙末娘墓。宋有挫銅鹽場，元、明因之，雍正間省。）

愧無柳州記，小詠付奚囊。⁽³⁾

詩中道出赤谿一地雖然貧瘠，但有孝女墓、廢置鹽場等可以尋幽。另一首〈琵琶仙〉敘記了訪謁赤谿銅鼓山南宋和州防禦使劉師勇祠時的惆悵心情：

題君子泉并序

澳門南灣與媽閣中隔一山近年鑿而通馬山麓出泉一泓人罕知者余偶覓得之味清而醇不溢不涸虛汗自守是有君子之德者因名以君子泉非寓齋不遠晨夕汲飲尤依之也為賦小詩

瓢飲生平手自煎居居難得碧清
典裘若賃西頭屋一半留為此泉
樾庵先生以素牋屬書自愧書迹凡
下因寓近作一首聊資僑澳雅譚而
乙丑希
乙丑仲秋汪兆鏞稿

汪兆鏞手書詩



玉座飄苔，曾憶否、當日金焦遺鐵？淒絕
荷鐫心情，招魂向煙麓。賸一掬、冬青餘淚，
都付與、西風樵牧。

井隴塋荒，厓門殿圯，同弔芳躅。仰孤墀
腰箭欹歔，又豈料，崇朝變陵谷。鬱鬱千年幽
憤，化怒濤飛綠。恨日暮，靈旗慘澹，賽叢祠
冷薦山藪。誰為句寫梧溪、譜神絃曲？⁽⁴⁾

汪兆鏞在樂昌為幕的時間最長。樂昌自古已為
嶺南重鎮，歷代到此遊覽吟詠者不乏其人。〈樂昌
雜詩十三首〉以組詩的形式遍詠諸如湟谿關、韓
文公廟、周府君廟、伏波祠、桂陽嶠道等古蹟。
還有一首〈任將軍廟〉，記述了其在樂昌尋訪秦
代南海尉任囂的遺蹟，詩云：

逐鹿中原烽火驚，東南一尉此知名。
被書能識龍川令，絕道曾屯獸角城。
筆路山林啟炎服，大江風雨想霓旌。
我來認取殘碑字，酌酒荒苔百感生。⁽⁵⁾

詩前小序分別從《水經註》、《漢書》、《韶州
府志》等史籍中考證任將軍廟的確實地點，又據
自己親身尋訪所得殘碑，證實當地土人所謂瑤埠
廟遺址，就是漢代的任將軍廟，在詩中表達了對
這位第一代嶺南王的緬懷之情。

友儕唱酬是汪兆鏞前期詩詞的又一常見內
容。藉汪琬的引介，汪兆鏞早在求學時期就認
識了一班學者文人；在學海堂受業的過程中，更
與大批同時或先後的專課生建立了同門之誼。汪
兆鏞與張學華、李啟隆、沈澤棠、梁鼎芬、張鼎
華、易順鼎、汪兆銓等人過從甚密，或同遊，或
招飲，或題贈唱和，彼此切磋砥礪，往還不絕。
其中，以與從兄汪兆銓（1859-1929，字莘伯）的
聯繫最為密切。

汪兆鏞與汪兆銓年齡相倏，經歷相似，故此
意氣相投，感情至篤。〈寄莘伯兄〉云：

黃葉西風雁一聲，關河倦夢若為情。
甘泉幾日銷烽火，桂管經年尚甲兵。
願抱殘編歌小宛，敢言奇計請長纓。
白頭儻遂連牀約，珍重牆隅二尺檠。⁽⁶⁾

此詩寫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時汪兆鏞居樂
昌，兆銓在海陽。經歷八國聯軍之役，汪兆鏞寄
詩從兄，既表懷念之情，亦流露了願為國勞之
意。汪兆銓〈和作〉云：

不見三年一剎那，青雲遙望自嵯峨。
迹同嶺嶠猶千里，水飲瀧流共一波。
世晚人才飄泊易，家貧兄弟別離多。
傷春病酒兼懷遠，爭禁樽前喚奈何。⁽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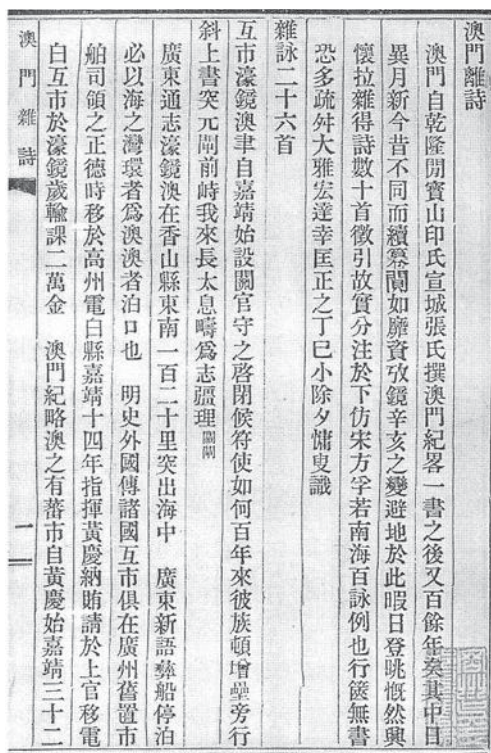
詩中懷念兄弟之情，躍然紙上。汪兆鏞在樂昌時
又有〈莘伯兄自汴中歸，許貽山西鵲黃酒未至，
詩以促之，用山谷寄元明觴字韻〉一首，詩中盼
望兄弟雁行可以相聚同飲，可見二人感情之深。

汪兆鏞的科舉之路並不順利，如他自述：
“禮部試三擊不中，此心灰矣。”⁽⁸⁾ 在此打擊之
下，加上家中經濟困頓，他不得不負起照顧家庭
之責。可以說，為幕並非他心甘情願的，其心中
鬱抑可想而知，因此抒發不得志的傷感成為汪兆
鏞前期詩詞的又一內容。如〈感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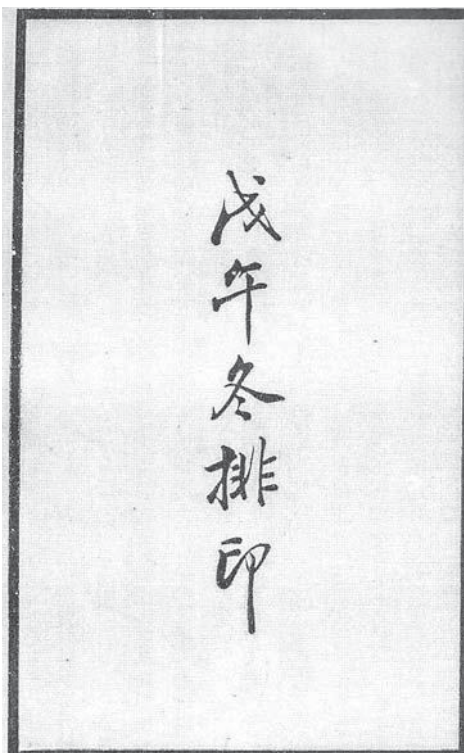
一瞥驚飈撼釣磯，天寬容得片鷗飛。
獨居深念憂方大，亂世餘生鬢已稀。
了了山川可猶是，區區丹素定誰非？
池頭草色看都盡，忍向春紅問瘦肥。⁽⁹⁾

又如〈臺城路〉詞云：

落花滿地湘簾下，簾波一層吹皺。藥鼎關
心，簷鈴驚夢，都是惱人時候。煙偃雨憊，怎禁
得春寒，沈郎銷瘦。盼盡黃昏，翠鋪依舊掩
銀獸。



《澳門雜詩》



相思怕吟紅豆，算箏邊燭底，芳意空負。
 撲蝶秋紈，調鶯曉箔，屈指年華催驟。玉篝熏透，恁病酒懨懨，淚冰凝袖。百種淒涼，那廂知也否？⁽¹⁰⁾

寒暑更替、日出日落、花開花謝本是自然規律，傷心人別有懷抱，這些本屬尋常的景色映入眼簾，總會撩撥起那藏於心底的鬱悶，讓詩人情不自禁地將之發諸筆端。汪兆鏞傷春悲秋，慨嘆人生多不如意，常以詩句澆心中塊壘；故而這類詩詞的基調一般都較為低沉，缺乏陽剛氣息。

總的來說，汪兆鏞前期詩詞的題材相對較為狹窄；但是情感真摯、語句清新，同時詩詞中對於歷史文化的考查和緬懷給人深刻的印象，部分作品堪稱“學人之詩”。

後期約由辛亥至乙卯（1911-1939）。

這一時期的作品，分別收入《微尚齋詩續稿》、《澳門雜詩》、《雨屋深鐙詞續稿》、

《雨屋深鐙詞三編》。武昌起義的槍聲震垮了清王朝，結束了汪兆鏞的幕佐生涯，也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以半百之齡陷入動盪流離的後半生。

汪兆鏞生活的最大轉變就是逃避戰亂寓居澳門。在逗留澳門的近十四年裡，專注於學術，撰寫及完成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對澳門的學術研究起發軔之功。這一時期，汪兆鏞的詩詞較此前有了明顯的變化。首先，詩詞的題材有所擴展，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全方位地考察和記錄澳門的景物及民風民情。在葡萄牙殖民者管治下的澳門遊覽考察史蹟之時，他所表現的感事傷世情懷更為強烈。他站在關閘門前，感慨萬千，《澳門雜詩·雜詠二十六首》中的〈關閘〉云：

互市濠鏡澳，聿自嘉靖始。
 設關官守之，啟閉候符使。
 如何百年來，彼族頓增疊。



旁行斜上書，突兀開前峙。
我來長太息，疇為志疆理。⁽¹¹⁾

此詩以吟詠關閘為線索，詩後有千餘字的註釋，徵引史實，追述了葡人侵佔澳門的歷史過程。汪兆鏞深歎清政府的無能，怒斥葡萄牙殖民者的橫蠻。又如〈大三巴門〉云：

乾隆全盛時，封禁唐人廟。
畏懷豈無術，所貴樹聲教。
一廢不復興，綠蕪黯斜照。
堂墜門猶存，雕石彌晃耀。
鞞帕迎漢官，故事足澆吊。⁽¹²⁾

撫今追昔，透露出沉重的歷史滄桑感。此外，〈東望洋山 西望洋山〉描寫澳門半島雙峰對峙，二灣波平如鏡，嶺上松林碧翠、塔燈轉射，景色空靈絕麗，令人神往。

澳門開埠數百年，作為中外交流的門戶，東西文化共容的奇特風貌隨處可見。“這種特殊的社會文化，令明清以來不少曾到澳門的學者文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們的文學作品裡，多少也記錄了他們對澳門的描寫，寄託了他們對這座中西文化交流展覽館的贊歎。近代以還，寓居澳門的學者詩人日多，故有關澳門的詩歌，更是多不勝數。汪兆鏞前後居澳的時間共十三年又九個月，對於澳門的獨特社會風情，自有深切領會。”⁽¹³⁾ 如果說〈雜詠二十六首〉側重記述澳門的歷史和描摹古蹟名勝，〈澳門寓公詠八首〉寄託了不忘前朝的感慨，那麼〈竹枝詞四十首〉就是澳門風俗民情的真實寫照。

它們觸及了澳門風俗民情的各個方面，恍如在讀者面前展開一軸絢麗多姿的風情畫卷。如云：“飲瓢喜有在山泉，傍海人家滿載船。更向門前題‘井’字，可應解唱柳屯田。”⁽¹⁴⁾ 當時澳門尚無自來水，端賴數艘水船每日赴銀坑山汲泉載回，傍海人家就近挑運；而各家內有水井者，須於門首以中、葡文粉書“P. 井”，以便發生火警時辨認汲用。此外，竹枝詞還分別寫到葡婦

衣飾、西式婚禮、化妝舞會、主教葬禮、聖像出遊、西樂演奏等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奇現象，這些作品都大大地擴展和豐富了汪兆鏞詩詞的題材。

另一方面，汪兆鏞後期詩詞中的描寫主體也出現了新的變化，表現得最為突出的是〈岐關車行〉，詩云：

西法汽輪通嵯岬，濠鏡雷轉驚飛沙。
風聲鶴唳尤紛拏，車中黃童白叟兼稚娃。
駢首蠕動如蟻穴，蹲伏更苦若井蛙。
近自廣南鄉邑接小艇，遠或鄂渚湘水贛江來荒遐，羸骨垢面髮鬢髻。
困餓不得食，衝寒莫周遮，兒啼婦哭呼孃爺。
問胡擾擾奔磨礱，為言達官擁蠹牙。
戰略焦土摧枯槁，積骸成丘流血成川窪。
賴茲軌綫達海涯，驅使他人昆脫網。
堅壁清野古所嘉，先自糜爛其民奚為邪？
道旁病翁聞之長咨嗟，大地萬物皆空何有家？獨憐濟人區區岐關車！⁽¹⁵⁾

此詩寫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是汪詩歌行體中較有代表性的一首。在日寇橫行、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時候，已是風燭殘年的詩人滿懷悲憤，把目光投向逃避戰火的難民。遠從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逃難而來的災民，在石岐擠上岐關汽車倉皇來澳。蓬頭垢面、飢腸轆轆的災民驚魂不定地蜷縮在狹窄的車廂內，“兒啼婦哭呼孃爺”的慘狀，在詩中得到了真實的反映。

汪兆鏞為避戰亂，奔波於穗澳之間，早已嚐透流離之苦，也曾多次在詩詞中發出無奈的哀歎；但是此詩抒發的不再是個人的歎息，災民百姓成為了詩歌描寫的對象。詩人（“道旁病翁”）和廣大民眾一起，詩歌的主體由過去的“我”變成了“我們”，這是在汪兆鏞前期詩詞中不曾出現過的。在日寇瘋狂入侵的危難時期，汪兆鏞的國家觀念，已非獨以清室為對象，轉而關心社稷蒼生，這不能不說是後期詩詞內容的一大變化，更是汪兆鏞晚年思想的一次飛躍。



其次，汪兆鏞後期詩詞的另一題材是抒發流寓澳門的身世之感。汪兆鏞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即避地澳門，開始時並無久留的打算。但是，由於政權迭轉及長期動盪，汪兆鏞無奈地以澳門作為寓居之地，心中“此地終非故鄉”的感覺始終蘊藏胸臆，故而常藉詩詞抒發故鄉之思。

1913年夏天，廣州又有戰亂，汪兆鏞再次匆匆來到澳門。剛好颱風襲澳，南灣樹石多為風所摧損。汪兆鏞從自然界的風雨聯想到時局的動盪，於是發出身世離亂飄搖之歎：“萬馬聲何急，驚心夜未休。濤喧疑裂石，風簞欲掀樓。燕雀飛應息，魚龍夢亦愁。漂搖身世感，天地一虛舟。”⁽¹⁶⁾而〈中秋樓寫望，烽火倉皇，西風衰鬢，不知今夕何夕矣〉則云：

小有聖湖趣，倚樓情逸然。

山遙微點墨，水闊暗生煙。

攬景非吾土，浮家各一天。（兒孫輩或在廣州或散而之滬鄂湘桂。）

懸如今夜月，無賴向人圓。⁽¹⁷⁾

可見雖然身在亂世中相對安定的澳門，但汪兆鏞還是頗長時間裡都沒有找到“家”的感覺，客居不安，在中秋夜思念起故鄉和親人。

與此同時，抒發故園之思的詞作也有不少，如〈柳梢青〉曰：

雨暗煙昏，故園何處？花落成茵。幾日離愁，閒拋笛譜，懶拂箏塵。

盡教燕去鶯嗔，休忘卻、東風舊因。夢裡還尋，愁邊獨寫，忍說殘春。⁽¹⁸⁾

春殘花落、燕飛鶯啼，加上舊夢離愁，交織成詩人欲說還休的故鄉之念，故此葉恭綽〈廣篋中詞〉評曰：“欲言不盡。”⁽¹⁹⁾另一首〈蝶戀花〉詞亦是感懷身世、抒寫鄉愁的佳作，詞云：

蜃霧漫空吹不定，浮海年年，身世同飄梗。有客談瀛多異境，蓼牀病眼誰堪省？

歸夢迢遙思越井，滿地風煙，漠漠迷三徑。經卷藥爐銷晝永，未妨腰瘦成孤另。⁽²⁰⁾

此詞前小序云：“丁卯十二月，澳門病中作。”丁卯即民國十六年(1927)，時局動盪，汪兆鏞寄身澳門多年，此日病榻前不知憑誰切問？哀歎身世如飄梗無定，對魂牽夢縈的故園“越井”的思念又不禁湧上心頭。

另一方面，黍離之悲也是汪兆鏞後期詩詞的重要內容。汪兆鏞前半生雖然多次轉換為幕地點，然而生活尚算安定。出身於儒生門第，傳統思想使汪兆鏞將忠君愛國作為立身處世的最高規範；故此清王朝被推翻，宣統皇帝黯然遜位，對他而言不啻是天塌地裂的事情。因此，汪兆鏞固守忠臣不仕貳主的觀念，拒絕與新政權合作，以此表示對前朝的効忠；所以在詩詞中，就自然增添了哀歎“國變”、抒寫遺老情結的內容。辛亥九月，汪兆鏞甫抵澳門，即於重陽日作〈虞美人〉詞：

去年今日呼鷺道，烏帽清遊早。今年風雨暗山城，鶴唳長空、猶誤紙鳶輕。

素箏濁酒渾閒事，秋色寒如此。菊花向我亦無聊，獨看暮煙殘葉下蕭蕭。⁽²¹⁾

通過去年與今年重陽風光的比照，透露出清室敗亡後，汪兆鏞的心境一如秋色般蕭瑟。此外，〈除夕大雨〉云：

年年今夕換桃符，雨橫風狂送歲徂。

如此江山如此夜，坐看燭淚夢丹除。⁽²²⁾

每在風雨之夜，汪兆鏞都會觸景生情，故國之思充滿胸臆，難於入眠。可以說，“如此江山如此夜”一句，蘊涵着多少遺民懷抱，又豈祇是眼前自然風雨的寫實！

汪兆鏞避居澳門除了因粵地動亂外，友儕的影響也是原因之一。大陸很多文人學者在辛亥革命後紛紛以港澳作為暫住或長居之所，當時寓居澳門的就有沈澤棠、汪兆鏞、丁長仁、戴鴻惠、吳道鎔、林鶴年、張學華、梁慶桂、崔斯貫等人。汪兆鏞、吳道鎔、張學華數人在澳門二龍喉張園設了一個名為“蓮峰陶社”的詩社，定期雅集。“蓮峰”是澳門的別稱，“陶”字取陶淵明隱居之意，這些文人在往還唱酬時，都會流露強烈的遺民心態。娛園主人盧廉若及其弟盧煊仲喜與文士相交，娛園因此成為了民初在澳文人的聚會之所。每年正月十三日，他們都會聚在一起為清遜帝溥儀遙賀誕辰，並以詩誌之，如汪兆鏞所作〈丙寅正月十三日，娛園祝嘏，同集者八人，敬紀小詩，用甲子韻〉云：

此日蒙塵萬乘身，祖宗厚澤與深仁。
自忘天位真堯舜，誰佐中興是甫申。
養晦惟勤勤典學，宸章早見勁通神。（昔年拜觀御筆臨歐陽詢〈醴泉銘〉。）
予黎海濱無疆頌，時雨蓬蓬戀遠春。⁽²³⁾

汪兆鏞與陶社全人以氣節自居，在詩歌中寄託了悲憤孤忠的遺民之志，當中的無奈與失落，給人印象尤深。

汪兆鏞在清末僅為幕客，並無一官之守，他所以深抱遺老情結，恐與其個人思想觀念有關。因為他把清室看作中國傳統文化的表徵，是智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所在，故此與清室在感情上極難徹底割捨。當汪兆鏞在得到溥儀親書“福”字的賞賜時，就曾喜不自勝，即榜其所居為“賜福堂”，又請人刻印一枚，文曰“宣統辛亥後番禺汪氏賜福堂印”⁽²⁴⁾，珍而藏之。還有一首詩值得一提，就是《澳門雜詩·雜詠二十六首》中的〈學塾〉，詩云：

學僮禁讀經，中土新建議。
此邦老塾師，猶不舊學棄。

彈丸一海區，黌校已鱗次。
雅頌聲琅琅，到耳良快意。
禮失求諸野，宗風儻未墜。⁽²⁵⁾

辛亥革命之後，國民政府禁止學生讀經與祀孔。汪兆鏞發現澳門的塾師竟然不棄舊學，繼續教授《四書》、《五經》等儒家典籍。本以為自己固守的“國粹”已被連根拔起，想不到在澳門還得以保留傳承，興奮之餘，汪兆鏞寫下了這首自流寓以來的“第一快詩”。正是透過詩中所表現出來的亢奮，讓人更清楚地感受到汪兆鏞忠君守禮的遺民心志。

汪兆鏞的思想傾向雖然有悖於時代風潮，但從他在澳門創作的部分詩詞可以看出，他與那些一味守舊的前清遺老還是有所不同的。諸如在遊覽關閘和萬里長城時曾痛斥殖民者的侵略行徑，對維護國家民族尊嚴的官員大加讚許；在吟詠西洋風物制度時會反省中國政治文化；在看到澳人在土地誕和媽祖誕演戲酬神時，會為中華傳統習俗在此紮根而深受鼓舞。他又關心民生疾苦，對逃難的百姓寄予同情。己卯（1939）年，侵華日寇氣焰囂張，生靈塗炭，汪兆鏞在其有生之年最後一次為溥儀祝嘏禮佛時，仍不忘為百姓祈求“我佛功德水，當為開迷津。願燃無盡燈，永銷浩劫塵”⁽²⁶⁾。凡此，都顯示了汪兆鏞雖以遺老自居，卻能堅持民族大義，有鮮明的國家民族立場。

總的來說，汪兆鏞後期詩詞的內容和情感，都與前期作品有着明顯的變化。在這些詩詞中，可以讀到詩人濃重的懷念故鄉之情，也可以讀到詩人強烈的故國黍離之悲。憂國傷民與客愁鄉思的交織，將汪兆鏞後期“寓公之詩”的特色表露無遺。

汪兆鏞詩詞的藝術特色

汪兆鏞幼即能詩，又得汪琬的教導，復於學海堂浸淫，師友之間相互砥礪，學識、詩藝皆有長足的進步。汪兆鏞的詩詞頗有成就，在當時嶺南詩壇已佔一席之地。如葉恭綽《廣篋中詞》評

其〈憶舊遊·登韶州九成臺〉曰“神似玉田”⁽²⁷⁾。夏敬觀在《忍古樓詞話》中謂汪兆鏞“其詞致力姜、辛，自搞懷抱”⁽²⁸⁾。汪兆鏞的詩詞明淡樸素、託意深婉，與傳統詩歌一脈相承。具體來說，汪兆鏞詩詞的藝術特色大致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感時傷事，持守“隨山家法”。

汪兆鏞年輕時從汪琬讀書，人格及詩風深受其影響，張學華在《微尚齋詩續稿·題辭》開首一句就是“隨山詩派有傳人”⁽²⁹⁾。汪琬（1828-1891）字玉泉，一字越人，號芙生，又號穀齋，其科舉之途屢遭挫折，先後得兩廣總督劉坤一及張樹聲、曾國荃等攬為幕客，以才略著稱。汪琬在當時文壇頗有聲名，與沈世良、葉衍蘭合稱“粵東三家”，著有《隨山館詩簡編》四卷等。汪兆鏞晚年回憶在廣州時汪琬對他的教誨，謂“叔父飲食教誨，眷愛無微不至。每夜闌客散，命侍坐，或論學，或講處世接物之道，娓娓不倦。兆鏞一生得益，實基於此”⁽³⁰⁾。汪琬最重視詩詞的真情實感，曾說：“詞者，詩之餘也。詩緣情而綺靡，惟詞亦然。必先有纏綿婉摯之情，而後有排側芬芳之作。情之所至，文自生焉。清空可也，澀亦可也。非然者，鏤冰翦彩，真意不存，獨區區求工於字句間，庸有當乎？”⁽³¹⁾汪兆鏞一直都是遵循着重視真情這一“隨山家法”去創作的。

詩詞應以真情感人，洋溢真摯情感的詩詞，不必事以華藻，已能扣動心弦。汪兆鏞在《微尚齋詩·序》云：“少長江湖，鬱伊多感，悲愉離合，亦時時於詩寄之。”又於六十四歲（1924）時云：“清理辛亥以來所作詩詞，多傷時感事，於世觸忌不少，然意之所寄，不忍捐棄耳。”⁽³²⁾由此可見，汪兆鏞所言的“感時傷事”、“意之所寄”，就是真實感情的流露，也是他最為珍視的，所以才會“不忍捐棄”。《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以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歌創作是由於被觸動而發生感情，這種感情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就不得不抒發出來。理智讓位於感情，雖有觸犯時忌，也在所不顧。也就是說，汪兆鏞的詩詞並非為迎合時代主旋律的功利之

作，而是不由自主地讓感情得到徹底的抒發。他的詩詞每予人孤清悲涼、格調低沉之感；這種悲慨心境，正是那個社會劇變的時代中，以儒家傳統倫理觀念為依歸的智識分子憂患意識的表現。

（一）表現了憂國憂民的民族大義

《漢書·藝文志》云：“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感時傷事、寄寓興亡是古代詩歌的抒情傳統。汪兆鏞對於國家民族的感情，無論是在前期還是後期的詩詞中皆一以貫之。庚子事變後，他有感於八國聯軍在北京燒殺搶掠，寫下了〈傳聞〉四首，其一云：

畿甸忽烽火，傳聞儻未真。
如何五里霧，飛動六街塵。
蠻邸猶無恙，青蒲大有人。
殷憂將啟聖，誤國自孱臣。⁽³³⁾

國家面臨空前劫難，汪兆鏞深表擔憂；對遭受兵燹蹂躪的百姓，寄予無限的同情。除前引的〈岐關車行〉之外，在〈餓殍至澳匝月，復返廣州，賦簡〉中，亦有句云：“頻年苦鋒鏑，嶺海多凋殘。蒼穹胡弗仁，民命若草菅。既非博浪椎，復異酸棗壇。蠻觸恣想爭，漂血川成丹。蓬累吾遠行，圖作流民看。”⁽³⁴⁾此外，又有一首抒發山河喪亂之感的〈一萼紅〉，詞云：

訪槐陰，共江湖老去，華髮未勝簪。荒院鐘聲，疏簾燭影，相對壚篆煙沈。乍迴睇，楓林月黑，歎渺渺，天際叫哀禽。楚些繁憂，漢臺危涕，愁自登臨。

東澣夕烽飄起，又蘭枯蕙悴，浩劫驚心。哀賦黃旗，燕吟碧樹，塵外幽夢誰尋？忍還念，山川故國，向灤水，遺事話遼金。祇賸悲詞酒闌，臥雨鐙深。⁽³⁵⁾

此詞不盡山河喪亂之感，滿懷民族大義，是表現汪兆鏞憂國情懷的力作。汪兆鏞對於現實的混亂無可奈何，但仍不失清高本色，始終自覺關心國

家民族的前途，並將人格涵養視為詩詞的內核，故而他的詩詞往往透露出民族的正氣真聲。

(二) 展現了作者孤獨的心靈

汪兆鏞生活在晚清民國之交，政局劇變激發起他強烈的興亡遺恨與文化憂患，並且時時託之於詩。因此，詩詞作品常在悲勁蒼涼中又有一種幽艷淒絕的情調，而他的悲情人格常化為孤獨心靈的律動。汪兆鏞的詩詞，特別是辛亥以後的作品，常常傾訴家國舊情與生命悲感，這很大程度上是着眼於對傳統文化消亡的眷戀與懷念。1917年5月，民國政府憲法審議會將原憲法草案中“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規定刪去，否定將孔教定為國教的提案，中國大陸開始了抵制尊孔讀經。汪兆鏞及其同道們的切膚痛感如祖墳被挖，他們視民國如敵國，與之誓不兩立。明乎此，就不難理解為何汪兆鏞在澳門聽到琅琅讀經聲之時會欣喜若狂。他又有一首〈點絳脣〉詞，小序云：“壬子冬暮，偶過學海堂。壁間石刻為亂兵椎毀，此君亭竹亦摧殘盡矣。裴悽感，倚聲寫哀。”詞云：

蒼雪亭空，山齋淒冷無人到。梅邊月小，畫出傷心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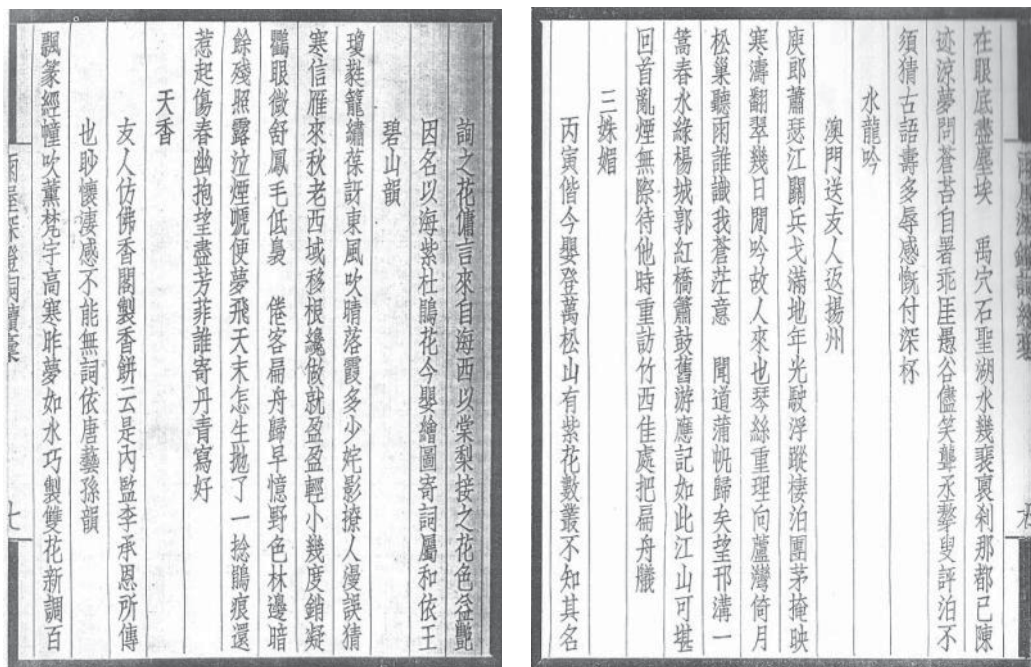
滄海歸來，我亦垂垂老。莓苔掃，舊題塵杳，悄聽哀蛩叫。⁽³⁶⁾

如前所述，汪兆鏞與學海堂淵源極深，學海堂在他心中有一種強烈的文化象徵意義；如今被毀，不啻是寄託精神的神殿坍塌。而辛亥革命對三綱六紀為中心的傳統文化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汪兆鏞眼看昔日所崇拜的文化精神被推向衰亡，而自己卻無挽回之力，內心的痛苦與煎熬可想而知。陳寅恪先生曾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并序〉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³⁷⁾把這段話移諸汪兆鏞身上，也是合適不過的。汪兆鏞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孑然勉力傳承儒素，自然難掩心靈的孤獨。

與此同時，遺民情結是汪兆鏞心靈孤獨的另一根源。汪兆鏞的科舉道路並不順暢，但族人卻取得令人艷羨的成績。據《微尚老人自訂年譜》所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仲弟於上年縣試第一，季弟府試第一，大兒考入武備學堂，二兒考入大學堂。（……）二兒上年未服闋，不能應試，去秋服滿，正月奉部諮，二月，學使朱彊村祖謀按臨送考，榜發，取進正額第三名，與仲、季二弟同日簪花釋采，一時佳話。余署門聯云：‘玉峯雙秀，珠樹三英。’”⁽³⁸⁾從這段文字可知，汪兆鏞對給予汪氏家族仕進之途的清室確實感恩戴德。因此，汪兆鏞對清王朝的覆亡一直耿耿於懷，對新政權異常決絕，先後堅拒多項邀聘。他時刻不忘以遺老自居，編撰歷朝遺民錄；又在澳門與同道組設蓮峰陶社，虔誠地參與香港及澳門舉辦的為遜帝溥儀祝壽的活動等。清室覆亡、民國新立已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以遺老自許的汪兆鏞祇能在澳門小城通過文酒之會，以詩詞抒發對前朝故主的緬懷和依戀，寄託其家國君父之痛。

另一方面，悼亡哀痛也是汪兆鏞孤獨心靈的流露。汪兆鏞的悼亡詩詞數量不算多，且與逝者親疏有別，但都情真意切，頗為感人，如〈哭丙兒〉、〈閩縣王先生仁堪輓詩四首〉、〈悲懷五首〉、〈追悼陶子政〉、〈哭辛伯兄〉等。最能表露汪兆鏞孤寂心靈的悼亡作品，莫若其為悼念嫺芬妾所寫的兩首〈金縷曲〉。汪兆鏞結婚甚早，十七歲即娶陳氏為妻。其婦羸弱多病，結縭二十餘載，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病逝於樂昌。同年十二月，納沈澤棠一陳姓婢為妾，改名嫺芬。嫺芬品性極好，夫妻感情至篤；可惜嫺芬亦頗瘦弱，終在1913年因肺病逝於廣州。嫺芬歿後，汪兆鏞很是傷心，作了一首〈金縷曲〉，前有小序云：“姬人嫺芬生平絕愛梅花。十月十二夕怛化時，庭梅將萼，顧景悽然，因作〈梅夢圖〉，詞以誌悼。”詞曰：

籬角梅開矣。恁淒涼，看花人杳，孤愁無寐。翠羽羅浮原是幻，誰遣辛酸情味？記



《雨屋深鑒詞續稿》

不盡，風樵雨悴。待向寒香澆一盞，可還知
滴滴傷心淚，如泡影，十年事。

今番已了盟來世。好相依，空山冰雪，同生
同死。祇惜落英紅似血，尚少綠陰青子。算
重見、除非夢裏。想像歸來環珮冷，黯銷凝
影蒙蒙地。終古恨，幾曾棄？⁽³⁹⁾

嫺芬去世一年後，汪兆鏞對她的懷念依然十分強烈，再作〈金縷曲〉以遣哀思，其中一句“欲檢遺箱都不忍，入空房便湧如泉淚”。語雖平淡，卻情真意切，讀之令人動容。這兩首〈金縷曲〉，將汪兆鏞的孤獨心靈顯露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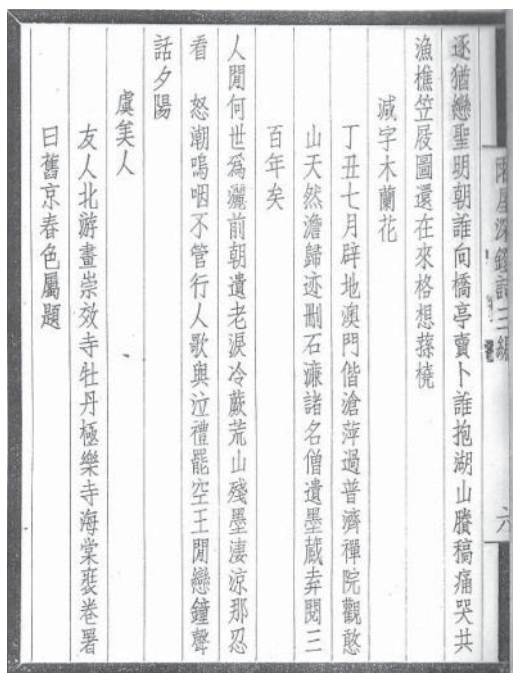
文學創作的過程，就是作者將自己心靈世界中的真實面貌客觀展示的外化過程。在汪兆鏞的詩詞中，可以看到他在清朝末年政局劇變時的憂患意識，可以看到他在中國由封建王朝轉為民國時的心靈震撼與人生抉擇，也可以看到他在國運艱危時表現出來的民族大義。急遽變化的時代風雲衝擊着汪兆鏞，為他的一生塗抹上一層悲劇色彩。個人壯志未酬的悲哀和對於國事的憂患，長

期在汪兆鏞思想深處積澱發酵，寄諸文字，便釀成沉鬱蒼涼的風格。汪兆鏞的孤獨情懷交織着中國傳統智識分子的愛國情結，又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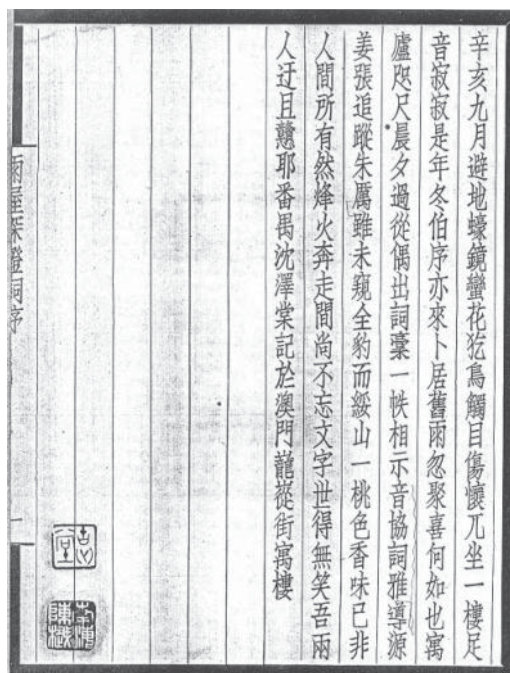
其二，寫景詠物，每每寄託遙深。

汪兆鏞早年遊幕各地，在不同的風光名勝尋幽訪逸，故而詩詞中有不少描摹景色的篇什。《微尚齋詩續稿》中的《紀遊集》記錄了汪兆鏞各個時期的遊蹤，《澳門雜詩》及《雨屋深鑒詞續稿》、《三編》的部分作品對澳門風光更有傳神的描畫。汪兆鏞在詩詞中時常運用繪畫的手法摹狀景物，這種特色於《紀遊集》內的詩篇中隨處可見，而在《澳門雜詩·雜詠二十六首》就更為突出了。如〈蓮花逕〉云：

北自前山來，沙堤平而直。
路南一山聳，儼如蓮莖植。
跼萼連蜷中，秀采森律戢。
怪石高逾尋，惜乏文字泐。
裏一瞻眺，天然樹封域。⁽⁴⁰⁾



《雨屋深鏡詞三編》



《雨屋深鏡詞》沈澤棠序

又如〈東望洋山 西望洋山〉云：

東西兩望洋，嶄然聳雙秀。
地勢繚而曲，因山啟戶牖。
南北成二灣，波平鏡光逗。
登高一舒嘯，空翠撲襟袖。
尤喜照海燈，轉射夜如晝。⁽⁴¹⁾

閱讀這類詩句，腦海中不其然會出現一幅幅逼真的圖畫，既受文字的感染，又得到形象美的享受。同時，汪兆鏞部分摹寫自然景色的詩詞各有不同的風貌，如〈清耘山瀑布致佳，《樂昌志》未載，詩以張之〉云：

(……………)

討春近入清耘山，乍見飛瀑杳靄閒。
殊形異姿不可狀，無冬無夏長潺潺。
水簾窄於頂湖裡，層峻斯若相倍蓰。
持視羅浮定何如，中宿西樵皆餘子。

奇絕尤在蓄勢高，一落千丈生怒濤。
亂石穿空雪花碎，白龍素虯爭翔翱。
擘分雙派互注射，一伏一起越逾尺。
驚雷壑底噴薄來，十畝磐陀作瀾碧。
碧瀾寸寸攪松風，空翠疑與銀河通。
鳴湍盈耳山愈靜，何處復著纖塵紅。⁽⁴²⁾

與靜態描繪〈蓮花逕〉等不同，此詩氣勢磅礴，上下遠近全方位地描寫了清耘山瀑布。有形有聲、有動有靜，將感情滲透在景色的描寫中，工筆與潑墨交融運用，既寫實景，又加想象，如此虛實結合，把人引領到一個遠離塵囂的人間仙境。

汪兆鏞善於描寫景色，實與其精工書畫有着密切的關係。汪兆鏞年輕時已對書畫藝術有着濃厚的興趣，一生收藏名家書畫甚夥；又長期與畫壇中人往來不絕，鑑識造詣高深。他除了寫成《嶺南畫徵略》十二卷外，還常為別人的畫作題辭。由於詩書畫三者融會貫通，使他對於景物具有更高層次的審美眼光。汪兆鏞固然是帶着感

情去描繪景色，而他的詠物詩詞更深深地寄託了內心的感情。如〈蝶戀花·粵秀山木綿和榆生〉一詞前有小序云：“廣州北城跨山，山多紅綿，暮春花時，照耀雉堞間，偉麗絕勝。聞山中人云：‘二十年來林壑彫賸，非復承平日風景。’余亦頹疴偃蹇，鍵戶罕出，倚竹奮響，為之慨然。”詞曰：

霸氣銷沈山嶺嶺。望極愁春，春釀花如血。照海燒空誇獨絕，東風笑客誰堪折？

一片蕪城都飽閱。火樹年年，搖落清明節。聽取鷓鴣啼木末，畫情空憶山樵說。⁽⁴³⁾

此詞名題木棉，實則蘊涵時移世易、風光不再的歎喟，確是藉物抒情的佳作。此外，又有一首詠盤香的〈疏簾淡月〉詞，先寫盤香的香氣，次寫盤香的形狀，接寫盤香燃燒，再寫盤香化為灰燼飄墜於地，除道來，甚為細密。詞中一句“屈曲人間，贏得孤芳如此”⁽⁴⁴⁾，無疑是對身世境遇的婉轉自況。

汪兆鏞在寫景詠物之時，非常注意鑄煉意象。汪兆鏞的後期詞作，常常通過不同的意象去描寫和抒發自己的孤獨情緒。一是落花殘葉：這類句子如〈柳梢青〉的“雨暗煙昏，故園何處？花落成茵”。〈虞美人·辛亥重九日作〉的“菊花向我亦無聊，獨看暮煙殘葉落蕭蕭”。〈高陽臺〉的“衝泥幾費詞人筆，對落英，感觸幽芳”。離本的落英，風中的飄絮，在詩人眼中都代表着一種“無主”、“無根”的難堪處境。汪兆鏞在經歷國變家移之後，精神上無不有被遺棄的“失怙”感受，落花殘葉正是孤獨心靈的折射。二是夕陽殘照：如〈憶舊遊〉的“臘平蕪殘照，添數絲衰柳，搖落山川”。〈解連環〉的“黯銷凝，露泣珠檠，黃昏立盡”。〈買陂塘〉的“參軍寫出蕪城怨，腸斷夕陽沈處”。汪兆鏞詩詞中的常用意象還有很多，同樣寄託着孤寂沉鬱的感情。除了單獨使用，汪兆鏞亦善於把各種意象混合，使得意境更為鮮明，感情色彩更為濃烈。

為了增強藝術感染力，汪兆鏞在經營意象時，還精心選擇富有感情色彩的摹形狀聲詞語與之搭配。普通的意象，如“雨”、“蟬”、“柳”等，在汪兆鏞的詩詞中常會看到“凍雨”、“幽蟬”、“衰柳”、“危榭”、“荒苔”、“冷灰”、“哀禽”、“亂煙”、“殘燈”、“冷鑪”、“瘦馬”、“暗燭”、“霜笛”、“冷祠”、“澹月”、“殘春”、“啼鵲”等。汪兆鏞就是這樣借助多種冷艷的意象去展示其孤獨的心靈世界，寄託遙深。感物傷懷與直抒胸臆互相結合，成為了表達人生體驗和內心真情的主要手段。清人袁枚曾在《隨園詩話》中指出：“詠物無寄託，便是兒童猜謎。”汪兆鏞深明其中三昧，故能做到詩與人合、物與人合，深具情感之美。

其三，巧於用事，融注經史學養。

汪兆鏞的家學淵源奠定了他對經史研究的基礎，後入學海堂，成為陳澧的入室弟子，學問更為精進。因受陳澧的影響，汪兆鏞於考訂經史時能夠摒除門戶之見，兼容並蓄。淵博的學識，加上嚴格的訓練，為其在詩詞中作考據之文提供了充分的條件。汪兆鏞寫詩，每於吟詠之餘，加入考據文字，並常採用小序、夾註及附註等形式。以詩序作註的例子，在紀遊詩中最为常見，如前引的〈任將軍廟〉便是顯例。又如〈甘泉山館題壁〉的序言，結合出土古碑，考證了南漢甘泉苑的故址。此外，〈永福社行〉的序言，遍引《宋史》、《香山縣志》、《粵大事記》、《大清一統志》等史籍，考證了澳門沙梨頭永福社行與南宋端宗（趙昀）的關係，結論容或可議，但卻顯示了汪兆鏞的考據之細和寄託之情。此外，汪兆鏞的部分題畫詩，如〈漢壽易實甫順鼎屬題明張夢晉靈〈歲寒三友圖〉三首〉、〈薛劍公畫〈蜀石〉歌〉、〈題釋深度畫山水卷子二首〉等，詩前皆有考證式的序言，為後人瞭解這些畫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相對於詩序而言，句中夾註的文字則較為簡明，大多是點明詩句所涉典故的出處或對有關人



物作簡單介紹。如〈偕吳澹齋、張闇公過普濟禪院〉云：

狼嗥蟻鬪此何時，叩寂僧廬向海湄。

林壑沈冥生異態，竹房蕭瑟動歸思。

抱殘珍祕澹公字（寺藏澹歸和尚手書日記及草書冊子），憂亂低回成驚詩。（跡刪和尚〈寓澳門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詩：“但得安居便死心。”）

尚有良儔共遊屐，未因飄泊損襟期。⁽⁴⁵⁾

又如〈拙政園〉云：

綠水名園三百年，吳門喬木此巋然。

山茶已萎復再放（園亭有光緒間提學溥良楹帖，云：“我來值山茶再放。”），我來惜未瞻華妍。

區區嘉卉奚足侈，低徊曾近天顏喜。（純廟南巡駐蹕）

輦道香飄芝蓋塵，帝帷辭擬柏梁體。

承平時從多英才，陰廊詩碣珍瓊瑰（錢文端公陳羣、沈文愨公德潛諸人詩刻尚存）。

浩劫未櫻赤燄怒，暗捫堪剔蒼苔堆。

獨惜婁東吳祭酒，看花詩句傳人口。

難覓留題一字珠，空餘掩映數行柳。

文章顯晦固無常，倚徧欄干枉斷腸。

誰似門前紫藤老，人間飽閱幾滄桑。

此藤盤屈何奇縱，前朝植自文徵仲。

書格槎枿勢欲飛，畫家摹寫資清供。

襄徇到此重欷歔，下有溧陽尚書書。（花下石刻“文衡山手植藤，光緒三十年溧陽端方書”十六字。）

遺銘鑿齒痕猶在，穀魄銜鬚恨有餘。

登臨別有蒼茫意，廢興都是空王地。

（《蘇州府志》：“園為元大德間大宏寺故址。”）

花木平泉泡電如，試看洛下伽藍記。⁽⁴⁶⁾

至於通過詩末註釋去考據史實的形式出現更繁，這類例子最早見於〈樂昌十三首〉。其中〈無錫雜詩〉、〈季瑩舉〈蓮香集〉見贈，乃未逾月而季瑩歿矣。檢書淒感，再題二首〉、〈天然和尚自棲賢寄海幢阿字書，黃子靜裝卷，屬題五首〉等，記事考古；〈己未十月，博羅四首〉、〈題葉小鸞眉子硯拓本四首〉、〈題馮魚山舊口顧橫波畫蘭卷子五首〉等，考證畫人畫事；〈庚申三月，返山陰故里，漫書十二首〉等，載錄家族事蹟。至於《澳門雜詩》更幾乎通集皆是，最突出的莫過於前引〈雜詠二十六首·關閩〉，詩後註釋中又加夾註，洋洋灑灑竟過千言，顯然汪兆鏞是藉吟詠關閩為線索，徵引史實詳加註釋，說明葡人入據澳門的由來。此外，〈澳門公廨〉的詩後註釋，詳細地介紹了當時澳葡政府的管治架構及各個官署的所在位置。由此可見，汪兆鏞這些詩史結合、詩史互證的詩歌作品，除了文學意味之外，還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

詩前小序、句中夾註或詩後註釋三種形式，在作品中或有或無，或詳或略，或單用，或並用，皆視乎需要靈活運用，其目的不外記史、述事、釋史、糾訛、補缺。無論那種形式和目的，從這些考據文字中，都可以看到汪兆鏞淵博的文史知識和堅實的訓詁功力，更可以看到汪兆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捨與堅持。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汪兆鏞的詩序，文筆簡煉，意味深遠，如〈海珠木棉花歌〉的序言云：

廣州城南江中，巨石隆起，名“海珠”。舊有得月臺，為南宋李忠簡公（昉）讀書處，後人於此建祠祀之。祠前木棉三株，花時奇麗聳拔，與越秀山環植者遠近輝映。年來墮城，山中多已芟薙，海珠復毀祠鑿石，夷為行路。木棉伐二存一，獨樹臨江，翛然意遠，偶憩花下，長歌寫懷。⁽⁴⁷⁾

既述說了廣州海珠一地的古蹟風物，又描寫了木棉的聳拔獨存，更抒發了世事滄桑之感，真可謂一篇精緻的散文。

餘 話

以汪兆鏞這樣的一位近代嶺南文學名家，又與澳門因緣深厚，但其詩詞集的整理尚處於起步階段。《澳門雜詩》因涉及澳門的歷史、政治、風俗、名勝、古蹟等，而頗受關注，已有方寬烈的《澳門當代詩詞紀事》⁽⁴⁸⁾、湯開建主編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文獻卷》⁽⁴⁹⁾、章文欽的《澳門詩詞箋註》⁽⁵⁰⁾、葉晉斌的《澳門雜詩圖釋》⁽⁵¹⁾等多家編註本，但其它詩詞集目前還未有作系統的整理，殊為可惜。因此，懇切盼望汪兆鏞的詩詞集能夠早日全面整理出版，進一步展示澳門文學豐富多彩的一面。

【註】

- (1) 張學華：〈詔授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行狀〉，載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庚辰（1940）排印本，頁3。
- (2) 汪兆鏞：《微尚齋詩》，辛亥（1911）刻本，頁1。
- (3) 汪兆鏞：《微尚齋詩》卷上，辛亥（1911）刻本，頁3。
- (4) 汪兆鏞：《雨屋深鑑詞》，辛亥（1911）排印本，頁3-4。
- (5) (6) (7) 汪兆鏞：《微尚齋詩》卷上，辛亥（1911）刻本，第9至10頁9-10；頁13；頁13-14。
- (8) 汪兆鏞撰，汪祖澤編：《微尚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抄印本，頁16。
- (9) 汪兆鏞：《微尚齋詩》卷下，辛亥（1911）刻本，頁12。
- (10) 汪兆鏞：《雨屋深鑑詞》，辛亥（1911）排印本，頁5。
- (11) (12) 汪兆鏞：《澳門雜詩》，戊午（1918）排印本，頁1；頁8。
- (13) 彭海鈴：《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31。
- (14) 汪兆鏞：《澳門雜詩》，戊午（1918）排印本，頁10-11。
- (15)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辟地集》，庚辰（1940）排印本，頁15-16。
- (16)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辟地集·癸丑七月十六夕大風》，庚辰（1940）排印本，頁3。
- (17)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辟地集》，庚辰（1940）排印本，頁10。
- (18) 汪兆鏞：《雨屋深鑑詞續稿》，戊辰（1928）排印本，頁2。
- (19) 沈振垣等編：《御選歷代詩餘（附篋中詞、廣篋中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91。
- (20) 汪兆鏞：《雨屋深鑑詞續稿》，戊辰（1928）排印本，頁7。
- (21) 汪兆鏞：《雨屋深鑑詞》，辛亥（1911）排印本，頁11-13。
- (22)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辟地集》，庚辰（1940）排印本，頁1-2。
- (23)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辟地集》，庚辰（1940）排印本，頁8。

- (24) 汪兆鏞撰，汪祖澤編：《微尚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抄印本，頁43。
- (25) 汪兆鏞：《澳門雜詩》，戊午（1918）排印本，頁7。
- (26)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辟地集》，庚辰（1940）排印本，頁16。
- (27) 沈振垣等編：《御選歷代詩餘（附篋中詞、廣篋中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91。
- (28) 龍榆生主編：《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1933年，頁153。
- (29)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題辭》，庚辰（1940）排印本，頁1。
- (30) 汪兆鏞撰，汪祖澤編：《微尚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抄印本，頁7。
- (31) 陳良玉：《隨山館詞稿·序》，見汪琬《隨山館續稿·後附》，同治七年（1868）刻本，頁1。
- (32) 汪兆鏞撰，汪祖澤編：《微尚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抄印本，頁44。
- (33) 汪兆鏞：《微尚齋詩》卷上，辛亥（1911）刻本，頁13。
- (34)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辟地集》，庚辰（1940）排印本，頁4。
- (35) 汪兆鏞：《雨屋深鑑詞三編》，庚辰（1940）排印本，頁3。
- (36) 汪兆鏞：《雨屋深鑑詞續稿》，戊辰（1928）排印本，頁1。
- (37) 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附唐詩存）》，三聯書店，2001年，頁12。
- (38) 汪兆鏞撰，汪祖澤編：《微尚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抄印本，頁25-26。
- (39) 汪兆鏞：《雨屋深鑑詞續稿》，戊辰（1928）排印本，頁2-3。
- (40) (41) 汪兆鏞：《澳門雜詩》，戊午（1918）排印本，頁2；頁3。
- (42) 汪兆鏞：《微尚齋詩》卷下，辛亥（1911）刻本，頁10。
- (43) 汪兆鏞：《雨屋深鑑詞三編》，庚辰（1940）排印本，頁5-6。
- (44) 汪兆鏞：《雨屋深鑑詞續稿》，戊辰（1928）排印本，頁3。
- (45)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辟地集》，庚辰（1940）排印本，頁6。
- (46)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紀遊集》，庚辰（1940）排印本，頁14-15。
- (47) 汪兆鏞：《微尚齋詩續稿·蟄居集》，庚辰（1940）排印本，頁32-33。
- (48) 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基金會，1996年，頁432-451。
- (4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六），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850-865。
- (50)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註·民國卷》（上），珠海出版社，2003年，頁4-69。
- (51) 汪兆鏞原著，葉晉斌圖釋：《澳門雜詩圖釋》，澳門基金會，2004年。